

中国教育文学获奖 作品精选

中国教育报文艺部 编
文心出版社

ZHONG GUO

JIAO YU

WEN XUE

GUO JIANG

GUO PIN

JING XUAN



中国教育文学获奖 作品精选

中国教育报文艺部 编
文 心 出 版 社

ZHONG GUO

JIAO YU

WEN XUE

HUO JIANG

ZUO PIN

JING XUAN



中国教育文学获奖作品精选

文心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80537—200—4

G·197 定价2.00元

序 言

韩少华

生活里似乎有过这样的情景：一件早该做成的好事，一种早该出现的好现象，在久久期待之后，终于做成了，终于出现了——这情景会给人以怎样的感觉呢？例如，在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古国，办一张属于整个教育战线的报纸，并造成一种能为精神园地的耕耘者——人民教师而讴歌的文化氛围，就是这样的好事，好现象。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中国教育报》的创刊了。

记得五年之前，《中国教育报》编辑部曾为创刊的筹备工作听取读者及作者意见而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形成的编辑设想之一，就是要举办一次教育题材的征文活动，以活跃校园文学创作，丰富广大教师的课余文化生活。当时，负责副刊

《朝晖》编辑工作的郭建模同志表示，一待条件成熟，征文工作就会提上日程。

那次座谈会的地点，没有选在报社机关，更没有租用什么高级的厅堂，而是选在北京二中一间普通会议室进行的。会却开得不错。所以印象反而深了些。

同年七月，《中国教育报》正式创刊发行。题为《校园纪事》及《我和我的学生》的征文活动启事也在其后不久同副刊读者见了面。难得的是，我国文坛前辈如冰心先生、吴组缃先生以及袁鹰同志，都欣然应聘，慨允担任此次征文活动的顾问。这就把《朝晖》首次征文的严肃性以及相应的文学层次，都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上，鼓励了广大应征作者，也鞭策了每一名参与此事的同志。做为《朝晖》友人兼作者的庄之明、黄世衡以及笔者自己，在面临着日渐增多的一篇篇应征作品并且即将推出第一个版面的那些时日里，是和建模同志及副刊编辑部青年朋友如曲克基、赵一枫等同志一起，着实兴奋过。记得前两三个版面，是经过大家字斟句酌、认真编排才奉献给读者的。从清新的内容到别致的版式，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这里又要提到我们的顾问了。冰心先生一直关注着征文活动的进展，包括对评审获奖作品的工作在内，都给予了亲切的指导，组缃先生逐篇审阅了全部备选作品，给大多数篇章加了细致的批语；袁鹰同志从应征作品刊出之始就给予了直接的指点，并和应聘担任评委副主任姜德明同志一起，在当时他们所共同主持的《人民日报》副刊《大地》上，转载了《祖国之秋》和《红叶》两篇获奖作品。尤须提到的是德高望重的叶圣陶先生，刚刚接受了手术，在医院病房里还关心着这次征文，说：“这是一件值得提倡的大好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并保证了此次活动的成

功。

今天，在迎接新中国四十岁生日的时日里，我们的《朝晖》版诸同仁着手编出了这本历次征文获奖作品选集，做为对共和国、对全体人民教师的一份礼物，我想，这该是很有意义的。孔子曰：“四十而不惑。”新中国从曾有所惑而进至于“不惑”，这是个严峻的，也是个值得额手称庆的进程。对教育事业和对人民教师的态度，从一度违背科学、违背历史趋向的状况，变为尊重以致讴歌这一生动事实，也正是我们国家临于“不惑”的一个侧面吧。

记得1985年暑期，在《朝晖》编者组织的承德笔会上，中国教育报总编辑朱世和同志曾说：“‘教师写’和‘写教师’的文学活动能够兴旺起来，可不可以说是我们的教育事业开始振兴的一个标志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番见地，今天回想起来就更感到它的质朴中的深切了。因此，为我国广阔的精神领域上的耕耘者——人民教师而热情讴歌，就其本身而言，即已成为一件庄严的任务了。就此书成集之际，谨请允许我们预祝将有更多热情读者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放歌！

一九八八年末，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韩少华

散文

- 爱，撒满辽阔的湖面……张九韶（1）
- 我和三虎……温新阶（3）
- 红叶……张继缅（8）
- 画地图……黄世衡（6）
- 难忘的小村……刘浙莹（11）
- 四枚图钉……张治平（14）
- 冬 夜……刘连达（16）
- 启蒙第一课……王全芳（18）
- 我是播种者……李吉林（20）
- 祖国之秋……冯万友（22）
- “假如我是班主任”……庄之明（25）
- 一把带露的冬苋菜……胡木仁（27）
- 新年晚会……邵天殊（30）
- 向着明天……邓薇 方振铎（32）
- 芭蕉……李慧燕（34）
- 鸿雁展翅……钱高燕（36）

- 小小的指甲剪……………王复臻(38)
- 校园里的合欢树……………陈家宁(41)
- 盐滩, 有一排小白杨……………周汝翼(43)
- 留恋……………孔和平(46)
- 闪光的童心……………王素玲(48)
- 桃李情……………任葆勤(50)
- 难忘的, 永远难忘的……………黄集伟(52)
- 窗前的小树……………周永宁(54)
- 在记忆中寻觅……………吴又强(56)
- 邕江桥上……………宁元士(58)
- 老校工……………孙学民(60)
- 在晨光中……………张绍军(62)
- 一副眼镜……………吴晓梅(63)
- 杏, 酸涩涩的……………徐景笑(65)
-
- 一堂音乐课……………王淑琴(67)
- 山上, 野草青青的坟莹……………贾雷鸣(70)
- 她是末等生……………陈圣乐 曾祥培(73)
- “意见箱”……………龚泽华(76)
- “剃度”……………王太吉(78)
- 在实习的日子里……………严伟(81)
- 我的学生……………陈汉强(85)
- 我的学生……………沈萧萧(88)
- 我的学生“鱼老万”……………陈永棣(90)
- 青海雪莲……………陈永寿(93)
- 轻轻的叩门声……………于玉珍(95)

“我有酒窝”……………朱丽芬(98)
无意之中……………马根民(100)
木兰河畔的小星星……………艾志明(103)
要 求……………林彦博(106)

难忘的记忆(荣誉奖)……………陶淑范(108)
青山的厚意……………蔡东林(111)
“假如我是您”……………汪 爽(113)
犁 铧……………刘 斌(116)
晚 霞……………王淑琴(119)
永存的鲜花……………刘占泉(122)
教师节的邮票……………李国胜(125)
朝霞似锦……………王全芳(128)
节 日……………卢晓勃(130)
与教师节赛跑的人……………王晋堂(133)
铺路人……………关劲潮(135)
戒 烟……………吕传昌(138)
两捧盐……………李立泰(140)
归去来兮……………孙骏毅(142)
雨 巷……………许 平(144)

报告文学

十年再相聚……………丁 榕(147)
妻 子……………庄之明(153)
台 阶……………杨日炎(158)
曹馆长……………邵天殊(163)

星光灿烂	都祖尧	(168)
花 圈	夏有志	(173)
第十五个除夕	东 纓	(178)
雨露	陈明信	(183)
她爱樱花，更爱茉莉	孙骏毅	(188)
逊志时敏	张继緬	(192)
慈母情	刘 芳	(198)
晚晴篇	王晋堂	(203)
一个教师和他的“立交桥”	范基公	(207)
枫叶正红	郭曼文	(213)
给他记一功	崔烈钧 张际康	(219)

散 文

爱，撒满辽阔的湖面

山东济宁师范专科学校 张九韶

琅琅的读书声，在美丽辽阔的微山湖上荡漾着，荡漾着……湖上，也有学校？

怎么没有呢！学校有教室、办公室、宿舍、伙房，不过这一切都集于一体——你看，就是那艘漆成湖绿色的船。学校有校长、语文教师、数学教师、体育教师、音乐教师、会计、炊事员，不过这一切也都集于一身——那不，就是船头那位中年妇女。这种漂在水上的学校，差不多每个渔业队都有呢。

女教师一连上完了一年级的拼音、二年级的算术、三年级的作文和全校的体育——游泳练习，就要放学了。她带着一个个小水鸭子似的娃娃们换了衣服，整好书包，然后跳到拴在船尾部的小舢板上。

每次放学，她照例先抱那个身上绑着

葫芦的鸭信的儿子，这是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后这里最早出现的独生苗苗。接着七个娃娃也都有秩序地上了小舢舨。小舢舨在双桨的拨动下，活象只大蜻蜓，贴着水皮稳稳当当飞着。“大蜻蜓”上的娃娃们高声背诵着拼音，引得鸭场上的鹅鸭伸长脖子，也“e—e，ya—ya”一片欢叫。鸭信乐哈哈地老远就打招呼：“喂，老师，我的鹅鸭也学会拼音哩！”老师笑着答：“你的鹅鸭只会一个音，比你这宝贝儿子差远哩！”鸭信双手接过儿子亲了一口，笑了，笑得那么舒心。

女教师又划船给张大婶送孙子。张大婶天天和老师见面，总觉得亲不够。怎能不亲呢？这个祖祖辈辈连竹篙大的“一”字也不认识的渔妇，现在几个孩子都成了材：大儿子水产学校毕业当了渔业技术员，二儿子医学院毕业当了医生，小女儿在师范也快毕业啦。大婶拿出刚接到的女儿的信给老师看，信上说，要学老师的榜样，毕业后也要回湖区当教师呢。

就这样，一家一户地送，来回穿梭六趟才送完。虽说校船离住家船不算远，可一天两次接、两次送，总共二十多趟下来，也有十几里路呢！一年四季，春风伴着她，夏雨伴着她，秋雾伴着她，冬雪伴着她，孩子的欢歌和吱呀呀的桨声伴着她，她总是这样，接了又送，送了又接……啊，去问那亭亭玉立的红荷吧，去问那漂泊不定的翠萍吧，去问每一朵含着深情的浪花吧，二十多个年头，我们的女教师用这只小舢舨，究竟划过了多少路啊？

她，有点累了，俯身往明镜似的湖水里照了照自己带些倦意的面容。啊，二十多年前，当她怀着改变湖区教育落后面貌的雄心和年轻人的浪漫情调来这里办学的时候，一眼见到清清的湖水，也这样照过。只是那扎着红绸蝴蝶结的乌黑小辫子不见了，如今短发间过早地掺进了银丝，象初秋湖上斑驳的芦花。而那白皙丰

腴的面庞，如今变得黝黑光润，这是阳光和湖光精心调出的色彩。只有那双大眼睛，依然象湖水般明澈、深沉！

她照过“镜子”，用双手掬起清凉的湖水洗了脸，顿觉精神清爽了许多……

夕阳落入大湖，化作满天飞霞。霞光燃尽了，化作满天闪烁的星星和满湖星星般的渔火。这时候大校船接到通知，立即转移到新渔场。女教师想起了丈夫的来信：“我亲爱的吉卜赛女郎，回来吧！孩子都快忘记妈妈的样子了。”她热泪盈眶，自言自语：孩子，原谅我吧，湖上的哥哥姐姐更需要妈妈呀！

大校船升起两面雪白的篷帆又出发了，后面跟着一长溜逐鱼而居的渔船。有什么办法呢，八十年代的鱼类仿佛也变得聪明了，老是捉迷藏。这样的转移有时候十天半月一次，有时候三五天一次，有时候一天数次呢。啊，大校船！你把女教师崇高的爱和琅琅的书声撒遍了大湖的每一个角落。整个大湖也就都成了孩子们的校园。

然而咱们的女教师的心啊，比大湖还美！比大湖还宽……

我和三虎

湖北长阳乐园中学 温新阶（土家族）

往事是一把重锤，
总是不断敲打心上的弦；
往事是一坛美酒，
埋藏的时间越长越芳香。

记得他的名字叫三虎，赤着好大一双脚，穿着姐姐穿过的布衫。他咬着左手的拇指，走进来报名；右手捏着一把零角子钱。

他好奇地望着我。哟！好清亮的一双大眼睛，让你想到山间流出的泉水。我接过学费，真想摸摸那双胖乎乎的手……

这天上课，他没写作业。我走过去，见他低着头，一双赤脚在水泥地上搓动。“铅笔要削了？”“不。”说着他拿出一个竹筒做的“文具盒”。哦，铅笔削得多好看啊，好象这是他的艺术品——他有一把爹给的割棕用的小刀，周围同学的铅笔，都由他削。

“作业本写完了。”他喃喃地说。我给了他两个五分镍币。他“噤噤”地向商店跑去。那赤脚敲打地面的厚实的声音啊……

第二天中午，他来请假，右手插在口袋里。我问他请假干什么，一个同学代他回答：卖了鸡蛋还我的钱。“还钱？不必的，不必的。”我不知在对谁说。“不，爹说，借东西要还。”那眼里有一缕小孩子特有的固执的光。我不觉摇了摇头，又望望他那个插着手的衣袋，只得叫他把那两个鸡蛋留下。“不，我借的是钱，也要还钱。”我担心他曲解了我的意思，误以为我的话里包含着施舍的味道。我想找他解释，又怕说不清。我苦苦地思索了好一阵。

他每天来得不早，但也从不迟到。他说，大公鸡是他的好伙伴，每天准确地报告时间。早晨，他给羊割上一捆青草——用那胖乎乎的手握着一把镰刀，然后才背起书包来上学。他每天放学回家也很准时，得回去放那一群羊。他把羊带到小河边，它们啃草，他就“啃”书。

他的课本包得很仔细，是用一张熏黄了的大跃进年代的县报

包的，报纸皱巴巴的，仿佛是奶奶从卫生院包药带回来的。他用木棍在沙地上写字、算题。山羊们咀嚼着，陪着他。

太阳落山了，他就骑着那最大的一只头羊回家。他握住它的角，说是他的战马。为壮行色，夕阳给了他一副金色的铠甲。

我病了，躺在床上看天花板上裱糊的旧报纸。突然，门开了，先钻进一个脑袋。哟，好大的一双眼睛。是他，三虎进来了。

他手里提着一只肥大的山鸡——多美啊：五彩缤纷的羽毛就象孔雀的锦衣。这是他套的。他要把鸡送给我煨汤。我说，只要那两根长长的尾毛。他哭了。他说，本想买一斤糖来看我，可最近他养的那两只鸡不爱下蛋。没有钱，只好去套山鸡。这套子是他昨夜去安的。我问他怕不怕，他说，有他的小花狗做伴呢。我握起那胖乎乎的手，把它贴在我的脸上。

他进中学了。他当兵了。我们很少见面，渐渐地，很少写信了——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

四年前，突然收到他一封信。他在部队当了一段时间的干部，即将转业。他想回到故乡来，这里有他童年的梦，有他蹒跚的脚印，因此，他托我去试探试探他的同学——于芳。

我去了。但琐事把我拖了好几个星期。我正要写信向他报告喜讯，他家里收到了部队打来的电报：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牺牲了。广西的青山，埋下了他的忠骨。

我不知道怎样抒写悲痛，只是不断地回忆这些往事——这是些多么平常的小事啊……

红 叶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张继疆

灯下，我翻检着一摞旧教学笔记，急切地想找到那片几乎忘怀了的红叶。若不是那封信……

信是几经辗转寄到我手中的。发信人是我过去的学生——现在是边疆某重点工程的副总工程师。信中，他提起了那片红叶。

猛然间，似火，似霞，似血，一片红叶，从本子里滑落到襟袖间。我顾不得收拾那些摊了满桌的本子，小心地拈起了这片红叶。十二年了，叶片虽失去了光泽，却还是那么红。我轻轻地把它翻转来，噢，叶片背面，字迹还清晰可辨：

“我永远做党的孩子”。

是的，这片红叶上，烙印着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是1970年深秋。我带着学生到燕山余脉的一座小山村参加“学农”劳动。正赶上连阴天，冷风飒啦啦的，远近山坡上红枫点点。记得他穿了件半旧蓝布制服棉

袄，长胳膊，长腿，白皙的方脸庞——远远看去，活象一根露着白茬的秫秸秆儿。最使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大眼睛，流露着近乎怯懦而惶惑的眼神……他在班上成绩最好，却常遭到冷落——这自然是因为他那个只身逃到台湾去的祖父，那个国民党少将参谋长。

那天，我们的活茬儿是抱白菜。经了霜的菜棵子，手一摸，冻得生疼。不少孩子边干边玩，撒了欢儿似的；可他，不言不语，只一趟一趟不停地抱着……那双白皙修长的手，已经冻得通红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老师，我最缺乏劳动锻炼。”

劳动之余，班里搞了一次祭扫无名烈士墓的活动。我四面望着，山坡上尽是枯草，就连那耐寒的野菊也早残了。我只好让孩子们每人采摘一小枝红叶。孩子们陆续交来了。当他也举着一小枝红叶，兴冲冲地走近我的时候，不知怎的，却突然迟疑下来，那瘦弱的身体象过电似地猛然一颤。原来，站在他侧面的红卫兵排长，正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我点了点头，向前迈了两步，接过了他手中那枝红叶……

村西高坡上，数十棵松柏环绕的小林子里，立着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上面没有一个字迹。队伍一进墓地，只听见脚下衰草的瑟瑟声。当村的一位老大爷讲述了这位烈士的事迹：

“那是1941年秋上，这位同志，”说着，老人指了指墓碑：“在掩护游击队的同志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就在那天夜里，乡亲们深深地掩埋了他。后来，又立了这块碑。可惜，谁也不知道烈士的名字……”

孩子们在烈士墓前献上了一束束的红叶。我注视着队伍中的他。他低着头，垂着双手，双肩在微微抖动。

活动结束后，墓地空旷了。秋风中，只有他，独自一个人还在墓碑旁徘徊，又忽然弯下腰，在离碑石不远的草地上，拣起一片